

藏書

(明) 李贄 著

26.121
269
1:2

(明)李贄著

藏書

第一冊

中華書局

26.121
269
2:2

(明) 李 贄 著

藏書

第二冊

中
華
書
局

26.121
269
3:1

(明)李 贄 著

藏書

第三冊

中
華
書
局

26.121
269
4=1

(明)李贄著

藏書

第四册

中華書局

藏 書

(全 四 册)

[明] 李 贄 著

*

中 華 書 局 出 版

(北京人民路 36 号)

新華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北京第二新華印刷廠印刷

*

850×1163 毫米 1/32·39¹/₂。印張·890 千字

1959 年 5 月第 1 版 1974 年 7 月北京第 3 次印刷

統一書號：11018·84 定價：3.70 元

《藏書》《續藏書》再版說明

《藏書》和《續藏書》是明代進步思想家李贄的重要著作。李贄，號卓吾，福建泉州人，生於一五二七年，死於一六〇二年。做過二十餘年小官，後來從事著述和講學。他不滿當時的腐敗政治，反對禮教，抨擊道學，屢遭道學家的圍攻和反動統治者的迫害。最後被加以「敢倡亂道，惑世誣民」的罪名，逮捕入獄，在獄中寧死不屈，奪刀自刎。

李贄的著作很多，除《藏書》《續藏書》外，主要的還有《焚書》《續焚書》等。對李贄的書，孔孟之徒恨之入骨，明朝統治者在他臨死和死後兩次下令「盡搜燒毀，不許存留」。〔一〕至清代，仍被列入「禁毀書目」。可是，李贄的大部分著作仍然流傳下來。

李贄生活的明代嘉靖、萬曆年間，中國封建社會日趨沒落，在其內部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李贄是這種歷史條件下一個非孔反儒的著名代表人物。他大膽懷疑和揭露傳統的封建教條，敢於蔑視和否定孔孟的「絕對權威」，說「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給於孔子而後足也」。〔二〕他尖銳地指出，尊孔的潮流，猶如一大吠影，羣犬吠聲，可笑之至。〔三〕譏諷《論語》、《孟子》等書是孔孟的「迂闊門徒，懵懂弟子，記憶師說，有頭無尾，得後遺前」的「東西，大掃儒家經典的威風，對反動而虛偽的道學，李贄更是嬉笑怒罵，痛斥他們「真個道學臉皮三寸」。〔四〕「陽爲道學，陰爲富貴，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然」。〔五〕在世界觀上，李贄認爲世界「惟是陰陽二氣」，〔六〕具有朴素的唯物主義觀點，但也受到王守仁唯心主義和佛教思想的影響。

《藏書》六十八卷，《續藏書》二十七卷，都是李贄後期精心寫作的評述歷史人物的著作。《藏書》主要取

材於歷代「正史」，載錄了自戰國（李贄自稱「起自春秋」）至元亡的歷史人物約八百名；《續藏書》取材於明代的人物傳記和文集，載錄了神宗以前明代人物約四百名。李贄按照自己的觀點把這些歷史人物加以分類，對一些類寫了總論，對一些人物、事件和言論寫了專論或簡短評語。評論尖銳潑辣，富於批判精神，表達了作者進步的政治思想和歷史觀。李贄自知此書「與世不相入」，說：「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凸〕這就是取名《藏書》的苦心。

《藏書》反儒尊法，觀點鮮明。在全書《總目前論》中，李贄開宗明義就反對以孔丘的言論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深刻而精闢地指出，漢以後千餘年，「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他重新評價歷史人物，自稱要「顛倒千萬世之是非」，實際上就是向儒家傳統觀念宣戰。

在《藏書》中，李贄高度贊揚秦始皇統一中國（「混一諸侯」）的功績，稱秦始皇為「千古一帝」。這種卓見，是李贄進步思想的突出表現。他重視法家，對一些著名的法家代表人物給予較高的評價，如把商鞅、韓非、鼂錯等列為「強主名臣」，把李悝、桑弘羊等列為「富國名臣」。他認為柳宗元在文章、識見、議論各方面都超出一般唐人，稱道其《封建論》「卓且絕矣」（《柳宗元傳》）。相反，書中對儒家每多揭露批判。如漢宣帝駁斥元帝「宜用儒生」的主張，斷言「俗儒不達時宜」，李贄稱讚這是「千古不易之談」（《漢孝宣皇帝紀》）。至於後來崇儒的元成、哀、平四代，李贄便只把他們「附」在宣帝之後，並說「此不足稱帝矣」。

李贄尤其贊賞法家革新進步的思想，反對儒家復古倒退的主張。法家李斯認為「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李贄批道：「各以治」三字甚可貴。（《秦始皇帝紀》）隋代「大儒」王通宣揚「以周公之禮樂治當時之天下」，鼓吹恢復「井田封建」，李贄便加以駁斥，說王通是「一步一趨，舍孔子無足法者」（《王通傳》）。《藏書》揭露程、朱之流妄尊孔孟，以承繼「道統」自居，宣揚「正心誠意」之類的儒家說教，非但無補於現實，反而

使國勢日趨衰弱，實是「流無窮之毒害」。（《趙汝愚傳》）因此，在《總目後論》中，李贄直截了當地指出，「儒臣」「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

《藏書》把農民起義領袖陳勝、竇建德都列入「世紀」，與歷代帝王並列，稱許陳勝是「匹夫首倡」。它還一反「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的禮教教條，贊揚寡婦卓文君自己作主再嫁司馬相如的行爲，使道學先生大爲惱怒。

總之，在十六世紀末，正當反動道學禁錮人們思想的年代，李贄著《藏書》，敢於發難，批判孔孟之道，是一種卓越的反潮流的思想和行動。對此，反動統治者視若洪水猛獸。李贄最後被「嚴拿治罪」，主要的一條「罪狀」便是「以秦始皇爲千古一帝，以孔子之是非爲不足據」。（《三》）一個進步思想家，因反孔而人亡書焚，這是何等尖銳的鬭爭！然而，反孔的思想是反動派燒毀不了的。今天，李贄的《藏書》對我們了解歷史上的儒法鬭爭，深入批判尊孔反法思想，仍然很有意義。

《藏書》、《續藏書》也反映了李贄思想上的矛盾和局限性。李贄沒有從根本上衝破封建觀念的束縛。他承認「君父」「大義」，反對「篡逆」，有些地方詆毀農民起義，對法家代表人物的評價，也有不正確和自相矛盾之處。歷史觀上，還有循環論、宿命論的影響。

《藏書》最早刻印於明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年），即李贄死前三年。《續藏書》最早刻印於明萬曆三十九年（一六二一年），即李贄死後九年。一九五九年，中華書局用不同版本參校，並斷句，將兩書整理出版。這次用中華書局整理本修訂重印。

一九七四年四月

注:

- | | | | |
|-----|---------------|------|---------------|
| 〔一〕 | 《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九 | 〔三〕 | 同前 |
| 〔三〕 | 《焚書·答耿中丞》 | 〔四〕 | 《續焚書·聖教小引》 |
| 〔五〕 | 《焚書·童心說》 | 〔六〕 | 《世說新語補》卷四 |
| 〔七〕 | 《初潭集》卷四 | 〔八〕 | 《焚書·夫婦論》 |
| 〔九〕 | 《藏書·梅國禎序》 | 〔一〇〕 | 《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九 |

焦序

卓吾先生隱矣。而其人物之高。著述之富。如珠玉然。山暉川媚。有不得而自揜抑者。蓋聲名赫赫盈海內矣。或謂先生之爲人。與其所爲書。疑信者往往相半。何居。余謂此兩者皆遙聞聲而相思。未見形而吠影者耳。先生高邁肅潔。如泰華崇嚴。不可昵近。聽其言泠泠然。塵土俱盡。而實本人情。切物理。一一當實不虛。蓋一被其容接。未有不爽然自失者也。吾慨學者沈錮於俗流。而迷沿於聞見。於人之言。非其所耳熟不以信。先生程量今古。獨出胸臆。無所規放。聞者或河漢其言。無足多怪。夫孔翠矜其華采。顧影自耀。人咸惜之。固矣。若蛟龍之興雲雨。雷電皆至。灑灑百里。卽震驚者不無而卒賴其用。豈區區露細巧媚世好而足哉。先生之言。何以異是。總之衆人之疑。不勝賢豪者之信。疑者之恍忽。不勝信者之堅決。余知先生之書當必傳久。之學者復耳熟於先生之書。且以爲衡鑑。且以爲著龜。余又知後之學者當無疑。雖然。此非先生之欲也。有能扶腸剔腎。盡翻窠臼。舉先生所是非者。而非是之。斯先生忻然以爲旦暮遇之矣。書三種。一藏書。一焚書。一說書。焚書說書刻於亭州。今爲藏書刻於金陵。凡六十八卷。萬曆己亥秋日。琅琊焦竑書。

劉序

予爲左轄時。獲交卓吾先生于楚。先生手不釋卷。終日抄寫。自批自點。自歌自讚。不肯出以示人。予因異而問焉。先生曰。吾鎮日無事。只與千古入爲友。彼其作用。多有妙處。其心多有不可知處。既已覷破。實不與舊時公案同。如何敢以語人也。以故特書而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後。爾予聞而疑之。試竊取以讀之。則見其包羅千古。鑑別衆形。古昔哲后。碩輔名儒。大將意。念深沉。事功彪炳。以及篡逆不道之倫。伎藝諷諫之類。靡不悉載。中間治亂興敗。貞佞賢奸。一從胸懷點綴。以出品鑑區別。據事直書。真可謂斷自本心。不隨人唇吻者也。非欲以爲異也。而何必藏之名山。以待後之人乎。但先生孤介峭直。自閩入滇。自滇適楚。寄跡禪林。托心朋輩。畦徑稍別。疑謗叢生。卽今世之人。已無有知者。又何望於後世之人之知也。夫世儒局于成說。膠固胸中。尺寸不失。誰能凝神于寂。以心相印。察其行事之實。而獨窺其不傳之真邪。予謂先生此書。千百世後。經筵以進讀。科場以取士。如所言無疑也。茲遊金陵。覓舊侶。聞其書已爲好事者所梓。業與四方人士共之矣。噫。或庶幾卽有知先生者哉。時萬曆己亥秋。賜進士出身吏部左侍郎前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翰林院庶吉士沁水劉東星撰。

梅序

自古豪傑之士。其識趣論議。與世人定不相入。故其人惟艱難危急之時用焉。當治平無事。往往無以自見。其磊塊不平之氣。不得已而筆之於書。書又不相入。而藏之名山。以俟千百世之下。又安知千百世之人。不猶今之人乎。豪傑之士。不宜於人也如此。余友李禿翁先生。豪傑之士也。當其時。士方持文墨。矩步繩趨。談性命之糟粕。獨一禿翁。其識趣論議。誰從而信之。故官至二千石。輒自劾免。取漢以來至金元君臣名士。撮其行事。分類定品。一切斷以己意。不必合於儒者相沿之是非。知其與世不相入。而曰吾姑書之。而姑藏之。以俟夫千百世之下。有知我者而已。余不及禿翁遠甚。而與世不相入。則甚似之。其書之藏而傳也。藏而不傳也。抑亦不藏而傳也。皆不可知。惟其不得已而筆之於書。又不得已而藏之。禿翁之苦心。則余所深知也。故爲之敍而並藏之。以俟千百世之下。之知禿翁者。衡湘梅國楨撰。

祝序

往予以南宮之役。偕潘去華過留都。于時先生居比部。先生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比余入楚。先生業已掛冠寓楚矣。余雖時獲聞問。然先生猶居然自託無爲人也。唯知有性命之學而已。及余釋策筮爲令。而從潘去華得李氏藏書讀之。始稍疑其不同焉。頃來余叨南省。先生與焦弱侯俱南。而弱侯已將藏書發梓以傳矣。謂其書鑿鑿皆治平之事。與用人之方。質其始所自託無爲。幾若兩截。豈潛心性命已久。將古今人物之變。治亂之原。洞若觀火。不能掩耶。抑治平之事。用人之方。初非兩轍。固卽眞性命之學耶。予譚譚者。末由窺見。然細玩其書。其於治平大道。斷不妄矣。由其言。有善治卽有眞儒。不由其言。無眞儒卽無善治。不爲而可以有爲。斯語也。殆謂先生耶。不然。先生固不有其才者。一書之中。所三致意。惟是眞才是寶。豈非識天下之才。用天下之才。必自不有其才者當之耶。抑識才實難。唯通於性命。了達物情。然後能識之也。雖然。書曰。藏書。先生固將藏之。不以示人也。豈先生以己之是非。未必遽合乎斯世之是非。而欲藏之歟。昔班孟堅譏議子長。謂其是非頗謬于聖人。夫班孟堅猶以子長之是非爲非。是。而謂先生之藏書。能必斯世之不是非者。亦決無是理矣。則先生之以藏書名其書固宜。令其是非果謬也。果當藏也。則先生之心是矣。其是非果不謬也。果不當藏也。則焦弱侯潘去華之心是矣。余又烏能知之。烏能是之。然余有說焉。夫使是非而果謬也。何可藏也。使是非而果不謬也。先生雖欲藏之。必不能藏者矣。夫至於不能藏也。先生亦任之可也。以孟堅之史才。猶不能無譏于子長。吾以是觀之。愈有譏者。必其書之愈有奇也。爲史遷者。萬古不易。譏史遷者。千古不易。以千古不易之才。譏萬古不易之史。必如是而後可以讀先生之書矣。能讀先生之書。則必有善治。必有眞儒。既能善治而有眞儒。則雖謂先生是非謬於聖人也。先生亦任之可也。時萬曆歲己亥秋七月朔。賜進士第南京吏科給事中豫章祝世祿頓首撰。

耿序

千古同一道也。千古同一心也。是是非非。無弗同也。達者尙論。先得同然。不求異也。何者。忠臣孝子。仁人義士。途之人。知之。無不忻慕也。亂臣賊子。壬人僉夫。途之人。知之。無不誅貶也。卽有奇譎巧僞。能博助名於一時。能徼驩虞於衆口。而於心有疚於道。有違於人心。公議無所逃也。第忠孝仁義有同然也。而委曲以全忠孝。隱忍以成仁義。衆人不識也。匪不同也。束於見也。衆人執見。乃不同也。達者大觀。故能闡其微也。善夫李先生之言道也。曰。道猶水也。無地無水。無人無道也。信斯言也。權衡當世。程量千古。可也。耿叔子定力撰。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前論

李氏曰。人之是非。初無定質。人之是非。人也。亦無定論。無定質。則此是彼非。並育而不相害。無定論。則是此非彼亦並行而不相悖矣。然則今日之是非。謂予李卓吾一人之是非。可也。謂爲千萬世大賢大人之公是非。亦可也。謂予顛倒千萬世之是非。而復非是予之所非是焉。亦可也。則予之是非。信乎其可矣。前三代。吾無論矣。後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餘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爲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然則予之是非。非人也。又安能已。夫是非之爭也。如歲時然。晝夜更迭。不相一也。昨日是而今日非矣。今日非而後日又是矣。雖使孔夫子復生于今。又不知作如何非是也。而可遽以定本行罰賞哉。老來無事。爰覽前目。起自春秋。訖於宋元。分爲紀傳。總類別目。用以自怡。名之曰藏書。藏書者何。言此書但可自怡。不可示人。故名曰藏書也。而無奈一二好事朋友。索覽不已。予又安能以已邪。但戒曰。覽則一任諸君覽觀。但無以孔夫子之定本行罰賞也。則善矣。

藏書世紀列傳總目後論

李卓吾曰。聖主不世出。賢主不恆有。若皆如漢祖。孝文。孝武之神聖。孝昭。孝宣之賢明。則又何患乎其無臣也。唯聖主難逢。而賢主亦難遇。然後大臣之道斯爲美矣。故傳大臣。大臣之道非一。有因時而若無能者。有忍辱而若自污者。有結主而若媚。有容人而若愚。有忠誠而若可欺以罔者。隨其資之所及。極其力之所造。皆可以輔危亂。而致太平。如諸葛孔明之輔劉禪。可以觀矣。非謂必兼全五者而後足當大臣之名也。大臣又不可得。於是又思其次。其次則名臣是已。故傳名臣。夫大臣之難遴。亦猶聖主之難遭也。倘得名臣以輔之。亦可以輔幼弱而致富強。然名臣未必知學。而實自有學。自儒者出。而求志達道之學興矣。故傳儒臣。儒臣雖名爲學。而實不知學。往往學步失故。踐迹而不能造其域。卒爲名臣所嗤笑。然其實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亦無怪其嗤笑也。自儒者以文學名爲儒。故用武者遂以不文名爲武。而文武從此分矣。故傳武臣。夫聖王之王也。居爲後先疏附。出爲奔走禦侮。曷有二也。唯夫子自以營學俎豆。不聞軍旅。辭衛靈。遂爲邯鄲之婦所證據。千萬世之儒皆爲婦人矣。可不悲乎。使曾子。有子若在。必知夫子此語。卽速貧速朽之語。非定論也。武臣之興。起於危亂。危亂之來。由於嬖寵。故傳親臣。傳近臣。傳外臣。外臣者隱處之臣也。天下亂則賢人隱。故以外臣終焉。嗚呼。受人家國之託者。慎無刻舟求劍。託名爲儒。求治而反以亂。而使世之眞才實學。大賢上聖。皆終身空室蓬戶已也。則儒者之不可以治天下國家。信矣。若康節先生。明道先生。龜山楊先生。皆儒也。雖曰古之大臣。又誰曰不宜。又誰敢嗤之。作列傳。